

# 没有你的 最初42天

[英] 朱莉·尼克森 / 著  
侯旭明 / 译

1...6 ...11...15...25 ...29...31...36...40

A  
Song  
for  
Jenny

A Mother's Story  
of Love and Loss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 
万卷出版公司

# 没有你的最初42天

[英] 朱莉·尼克尔森——著

侯旭明——译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 万卷出版公司

2014·沈阳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06-2014 年第 105 号

© 尼克尔森 2014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没有你的最初42天 / (英) 尼克尔森著 ; 侯旭明译

. -- 沈阳 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4.8

书名原文: A song for Jenny: a mother' s story  
of love and loss

ISBN 978-7-5470-3067-7

I. ①没… II. ①尼… ②侯… III. ①纪实文学 - 英国 - 现代 IV. ①I561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43437号

出版发行：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（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：110003）

印刷者：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：145mm × 210mm

字数：220千字

印张：8

出版时间：2014年8月第1版

印刷时间：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胡利

装帧设计：棱角视觉

ISBN 978-7-5470-3067-7

定价：28.00元

联系电话：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：024-23284050

传真：024-23284521

E-mail：wanrongbook@163.com

网址：http://www.chinavpc.com

## 译者序

---

没有人会想到，恐怖主义会离自己如此之近，骨肉分离会在一瞬间来袭，包括朱莉·尼克尔森。

没有悲天恻地，没有一蹶不振，甚至没有对凶手的满腔仇恨，这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，在痛失女儿之后，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勇气，为女儿撑起了一片爱的晴空。

客观而言，作者并非是驾驭文字的高手，如果从文学性上来苛求，这本书既没有小说的跌宕起伏，也没有纪实文学的文思缜密，更没有自传题材的辞藻华丽。然而，这丝毫不妨碍它成为一部优秀的作品——因为它真实。

没有掩饰，没有矫情，作者拉家常般将点点滴滴娓娓道来，从珍妮失踪的那天上午，直到葬礼结束后的次日。在书中，作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自己。有失控，但是这种失控并没有让她恣意放纵情绪到崩溃；有哀怨，但是这种哀怨并没有让仇恨的种子生根发芽；有偶尔一闪念的自私，

但是这种自私最终还是被那没有理由的爱所替代：对女儿的慈爱、对亲友的关爱、对社会的博爱和对生命的热爱。

和每个母亲一样，作者也经历了不去相信、不敢相信、不想相信再到不得不相信的心路历程。但和其他的母亲不一样的是，作者用她自己的方式将情感宣泄，她要将珍妮最美好最珍贵的一面留住，葬礼并不是一个草草的结束，而是一个希望的开始。她还记得欠女儿风光的婚礼，为此她精心挑选了礼服，甚至在葬礼上加入了婚礼的元素。她放弃了程式化的葬礼程序，甚至一段音乐、一首小诗都反复挑选。这是一个固执的母亲，她完全可以将葬礼交给他人准备，但是母亲的神圣职责让她选择了亲历亲为。这是一种崇高的固执，固执得有些可爱，但同时也让人心酸。

虽然故事并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，甚至我们可以从开头猜测到结尾，但它仍然有令人手不释卷的魔力。当一个痛苦却坚强、迷惘却执着的母亲向你敞开心扉时，没有人不被她的坦诚所感染、为她的遭遇而欷歔、因她的情愫而共鸣。

受邀写序，我心中十分忐忑。虽然在翻译中逐字逐句斟酌，最近距离地感受着作者的心灵，但这超越一切的爱仍让我难以用语言表达。我只能引用最平凡的一句话结束：爱让世界转动。

唯有心中有爱，世界才能大同。

<b>第1天</b> 珍妮不见了	001
<b>第2天</b> 寻找	031
<b>第3~4天</b> 珍妮被正式报告失踪	053
<b>第5~9天</b> 珍妮遗体被找到	084
<b>第10天</b> 每个人都彼此需要，每个人都非常重要	112
<b>第11~12天</b> 每部经典戏剧通常都以女主人公的死亡而落幕	133
<b>第13~17天</b> 交响诗	153

## 目录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80 | <b>第 18 ~ 19 天</b><br>无辜者的残害 |
| 205 | <b>第 20 ~ 39 天</b><br>葬礼筹备   |
| 236 | <b>第 40 ~ 42 天</b><br>葬礼     |

# 第 1 天

## 珍妮不见了

**2005年7月7日，星期四，安格尔西岛拜琴海滩**

清晨，我在一阵轻柔的敲门声和瓷器碰撞声中醒来。我的姨父端着一杯茶走进我的房间。“天气应该不错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将杯碟放在我的床头柜上。

我懒洋洋地嘟囔了句“谢谢”，目送着姨父走出房门。他的身体被一件宽大的晨袍罩住，只有顶部露出银白色的头发。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，感受着从窗帘中透射进来的清晨阳光，还有窗外鸟儿的啁啾声。的确是一个好天气，整个房间都沐浴在温暖柔和的晨曦中。米黄色窗帘一动也不动，看来外面没有一丝风。我在半睡半醒中徜徉，屋外水壶的嘶鸣让我回到了现实中。我突然想起还有醇香的早茶等着我，于是用胳膊撑着坐了起来，俯身呷了一口茶，脑袋却差点撞到双层床的床架上。我又喝了几口茶，将茶杯放回茶碟内。在重新倒在枕头上之前，我拿起手表看了下时间。现在才七点四十，不必这么早起床。我躺在床上，呆



呆地看着上铺铺底的松木板。它们彼此搭接在一起，支撑着上面的床垫和床具。被褥叠得整整齐齐，床单也一丝不苟地被抚平，没有一丝皱纹或折痕。想起以前和上铺小伙伴无休止的争论和谈判，我笑了。

房子里的说话声和其他的响声渐渐多了起来：往茶壶里加水的声音、碗柜开关的声音、浴室门被锁住的声音、咳嗽声。我仍然窝在床上，那些响动、家人的活动还有阳光丝毫不能影响到我。这是属于我的假期！

突然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我所担任教区牧师的那所教堂的场景。但只是一闪念而已。现在并没有人和我这个教区牧师打招呼，我现在的身份只是一个女儿或者侄女。我有整整一周的时间不必穿着牧师专用的硬白领，也无须过问任何牧师事务。真是太棒了！

这个假期对我来说是个奖励。我的父母计划去拜访我的姨父姨妈一家，我临时决定请假开车带他们去，我的丈夫格雷格则留在家里照看小狗并享受其他家务。在我赖在被子里乐不可支的时候，格雷格估计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。他必须避开布里斯托尔早晨的堵车高峰，并为一整天的工作做好准备。

我闭上眼睛，但并没有继续睡觉，而是躺在床上神游起来。我回忆起以前拜访安格尔西岛的时光。我已经记不清我的吉米姨父在这里工作了多久，他似乎把一生的时间都献给了这里。是的，至少从我还是个十多岁的孩子时开始。若不是这样，我也可能没有机会远行至北威尔士，发现这个安格尔西小岛。而整个家族的历史也可能发生改变。这是冥冥中的注定，机缘中的巧合，还是一起普通的事件而已？生活总是环环相扣。我的姨父、姨妈和表兄弟姐妹们从格洛斯特郡搬到了安格尔西小岛，也随之有了新的际遇和社交关系。在这个还不到八点的清晨，我陷入了沉思。我打算把我的思考写下来，但从床上爬起来找纸笔似乎需要很大的决心。于是我继续沉思，这三十多年访问安格尔西岛的回忆，或冒险经历，或矛盾情绪，如同蒙太奇一样，快速闪过我的脑海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打着哈欠，伸了个懒腰回到现实。至少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，

那就是这个大家庭浓郁而密切的亲情。

我和凡达还有马丁和莎伦，是两对亲兄弟姐妹，同时还是表亲。从孩提时代我们就私交甚笃，并且这种亲密关系从未因时间和空间而磨灭，而是延伸至我们的孩子和伴侣中。严格地说，这些孩子可以区分为侄子、侄女、外甥和甥女，他们的关系也可以是近房或远房表亲，但实际上，他们情同亲兄弟姐妹，我们也是他们共同的姑婶和叔伯。

更为奇妙的是，一对表姊妹嫁给了一对亲兄弟。我的表妹莎伦爱上了携家人在岛上度假的迈克，而不久后在一次聚会上，我被介绍给了迈克的哥哥格雷格。再后来，正如他们所言，都是些陈年旧事了。莎伦和我是表姊妹，通过各自的婚姻又成了妯娌。我们各自的孩子既是我们的外甥和外甥女，同时又是我们的侄子和侄女。就他们的母亲而论，他们是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表兄弟姐妹，但就他们的父亲而论，他们又变成了第一代堂兄弟姐妹。

每当想起莎伦和我之间表姊妹和妯娌的双重身份时，我都会禁不住笑起来。不管我们搬到哪里，孩子们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兄弟姐妹关系。我们彼此的孩子总是习惯于叫我们“姨妈”而不是“表姨”。

对外人而言，这个大家庭的关系绝对可以用错综复杂来形容。我喜欢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的感觉，就如同一个冒牌的希腊合唱团一般，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音容笑貌，行为举止也不尽相同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像合唱团一样，步调一致完美和谐。恰恰相反，在这些年中不乏挫败、伤害和争执。我想大多数家庭也是这样。但我们都设法渡过了这些难关，并努力维持着家庭的团结和统一。

我彻底清醒了，愉快轻松地 from 床上蹦了起来，伸手抓过一本书，用铅笔在内封上记录下了我的清晨感悟。我的姨父从门后探出头，“再来点茶吧？”

“好的，谢谢！”我回答道，将杯中的冷茶一饮而尽，然后将茶杯交给姨父。我听到外面母亲和姨妈在争执到底谁该先洗澡。在她们最终

达成一致后，姨妈推门进来，询问我昨晚睡得如何，并告诉我母亲现在正在洗澡。简单寒暄了几句天气后，姨妈问我有没有需要机洗的换洗衣物。我迅速从床上弹起来，将一小堆衣物交给姨妈，随即又钻回床罩中，手捧着书本，继续沉浸到一个充满了虚伪和欺骗的故事中，对房间里别的事情充耳不闻。

享用完第二杯茶，经过一段短暂而又满足的阅读之后，房间外家庭活动的喧闹终于让我下定决心起床。我的母亲及时地通知我浴室现在没人在用。

洗过澡，我换上衣服，整理好床铺，拉开窗帘，准备迎接一整天的海滩休闲时光。我进到厨房，将茶杯和茶碟交给刚为家人提供完早茶，正在水槽边清洗茶具的姨父，随后加入准备早餐的人群中，希望能帮上忙。我瞥了一眼厨房的挂钟，现在才刚刚八点三刻。姨妈在指挥着众人准备早餐。她将给男人做熏肉的平底锅准备好之后，又将一些盘子放到烤箱里烘干。面包板上躺着一条切了一半的面包，面包刀放在一旁。我决定把切面包的任务留给母亲。于是我打开餐柜，从里面数出五套餐具，然后拿起橘子果酱和其他早餐用品向厨房走去。经过走廊的时候，我看见父亲从浴室里走出来。他手拿梳妆包，沉浸在清晨阳光的喜悦中，精神百倍地迎接新的一天。他的头发一撮撮地直立在头上，在阳光下泛着白光。“爸爸，你还没梳洗完？”我问道。“没有！”他佯怒道，“整个早晨我都在等着用卫生间。你在里面磨蹭太久了。”

和往常一样，我先得把早餐用的餐桌准备好。我将餐具和碗碟放到餐边柜上，然后支开折叠桌，放好餐椅。阳光从树枝间穿过，投射在地毯上，就如同散落在地上的爆米花一样。受阳光的诱惑，我透过窗户向花园望去，目光被几只金翅鸟所吸引。它们用爪子牢牢固定住自己，头忽上忽下，正欢快地啄食着食槽中的坚果和种子。其中一只时不时地抬起它短粗的头部，左顾右盼，似乎是在炫耀它胸前和翅膀上与众不同的石灰绿斑点。它们对我的窥视似乎毫无察觉。随后，我的目光越过鸟食槽，停留在院

子石墙旁的灌木篱笆上：深绿色的树叶间夹杂着低垂的亮红色灯笼海棠。我继续往远处望去，路的尽头是遮挡住部分阳光的高大树木，再远处是小酒馆旁空旷的停车场，再就是绵延起伏的田野，点缀其间的绵羊，高尔夫球场的边界……视线的尽头是高耸蜿蜒的斯诺登山脉。我用手托着下巴，手拄着窗台，沉醉在这绚烂的晨景中，并享受着清晨的静谧。姨父出现在我右侧的视野中，他正在向鸟食槽内添加面包屑，这也是他清晨必做的事情之一。我饶有兴致地看了一会儿，然后直起身回到房间中。

我心满意足地从桌边走到橱柜前，数出五份垫布，将它们铺在已经放好的餐桌上。我完全沉浸在准备早餐的快乐中。姨妈拿着几个玻璃杯和橙汁走了进来，告诉我她和母亲早餐只吃面包，因此不用准备叉子。姨妈刚洗过澡，头发还是湿的。母亲随后也走了进来。我们三人继续讨论昨晚的话题，那就是关于今天怎么玩。我们打算驱车去岛上更远的——一个峡湾游玩，或者穿过麦奈海峡，然后继续开车前往克里基厄斯。在那里，我们可以沿着海边散步，还可以买到自制的冰激凌。我告诉她们我晚些时间要去拜访我丈夫的姑母，她就住在这里的养老院里。

母亲和姨妈虽然长相上只有很细微的差异，但是姐妹二人还是很容易区分的。母亲是妹妹，她长得略微高一点瘦一点，而姨妈则略矮略胖。两个人的头发现在都已经花白，只是我母亲的青灰色更重一些。她们都留着时髦的短发。虽然刚洗过的头发有些松塌塌的，但毫无疑问一会儿后她们将会用漂亮的头饰精心打理一番。

随后，母亲和姨妈离开了餐厅，只留下我继续布置餐桌。一束阳光照进来，照亮了空中飞舞的尘土，也照亮了墙上的相框。那是姑妈的子女和孙儿的照片。这让我有些分心，于是抬头端详起这些照片来，每一张都诉说着过去的时光。我感到非常慵懒。一会儿后，几片云朵遮住了太阳，房间里顿时暗了。烤面包机传来噼啪声，似乎是在提醒我要赶快干活。烤肉的香味沿着走廊从厨房飘来，让人难以抗拒。厨房中有人招呼大家赶快落座，早餐快准备好了。我必须要加快动作，于是干脆趴在

桌子上，将最后几套餐具摆到对面。正当我转身去取两把叉子的时候，身后餐边柜上的电话响了。

我将刀叉放到一只手中，腾出另一只手抓起听筒放到耳边。估计是找姨妈卡琳娜的，我想。但电话是我的小女儿莉齐打来的。我几乎听不清她在说什么，她听起来非常焦急，过快的语速让人有些难以理解。我只能听清只言片语：爆炸……地铁……手机……珍妮找不到了。这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，但我能清楚感觉到她的恐慌。

“现在已经沸沸扬扬了，”她坚定地说，这次口齿很清晰，“您难道没有听说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说，“别着急，再好好说一遍。”

莉齐放慢了语速，但焦虑却丝毫未减，“我有种预感：珍妮出事了。妈妈。”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不安。

“别着急，”我重复道，“别恐慌。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珍妮会出事。”我的父母、姨妈和姨父沿着走廊朝餐厅走来。姨父手里拿着一摞盘子。

“谁的电话？”

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大家七嘴八舌地问道。我示意他们安静下来，挥舞着手中的餐具示意把电视打开。我将话筒移开，说道：“是莉齐。她说伦敦地铁发生爆炸了。”

有人将角落里的便携电视机打开。房间里顿时充斥着焦急的声音，疑惑写在了每一个人的脸上。我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，一边竖起耳朵听着小女儿的话。

莉齐告诉我她被收音机闹钟叫醒的时候，早九点新闻正在播报伦敦地铁的爆炸事件。于是她试着拨打珍妮的手机，但是一直无人接听。“珍妮肯定是出事了，肯定是这样。”莉齐这次的语气更加坚定，“我一遍一遍地打，可她就是不接电话。”

“现在几点了？”我问道。房间里有人告诉我是九点一刻。

“她可能已经在上班了，并且关掉了手机。”我的声音非常镇静。

这种镇静并非是对大女儿行踪的漠不关心，更大程度上是对小女儿的宽慰。

“珍妮一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她肯定会打电话给我们报平安的。”我也深知这一点。

此时，我的父亲和姨父吉米正津津有味地享受盘子中的熏肉和煎蛋。

“我们要吃早饭了，”我对莉齐说，“我先和你爸爸还有詹姆斯通话，然后我再给你打回去。”

“好的妈妈，谢谢。有事务必要给我马上打电话，拜托了。”

“我会的，别担心。”

挂了电话后，我向众人转述了和莉齐的通话，同时拨打了丈夫的办公电话。格雷格迅速接起了电话。我问他有没有听说地铁的爆炸事件，他回答说没有。我告诉格雷格莉齐刚才的电话，他说他会留意新闻并试着联络珍妮。随后我又打电话给珍妮的丈夫詹姆斯。他正在实验室里，或许也没有听到任何新闻。詹姆斯的电话已经转到了语音信箱，于是我给他留了言。随后，我给珍妮发了条信息：“没事吧？尽快回电话。妈妈。”

我坐到桌边，和大家一起开始吃早餐。尽管刚和莉齐通过话，但我仍然非常平静。电视里一直在播放地铁爆炸现场，爆炸是否是由两列列车相撞引起的仍无定论。在享用完一杯橙汁和一片烤肉后，我请母亲将吐司面包递过来。

“白的还是棕的？”母亲问道。

“随便。”我回答道。餐桌上摆着几个咖啡杯，里面已经倒上了咖啡。这些杯子是白色的普尔陶瓷，带有棕色的镶边——一切与整个房子是如此的匹配！我并没有印象这些杯子是我准备的，肯定是有人后来摆上的。父亲问我今天的安排以及出发时间。“上午晚些时候吧。”我提议道，“十一点怎么样？”我将黄油和果酱抹在面包上，其他人继续讨论今天的行程。

电话响起，是我外甥女找我姨妈的。姨妈眉飞色舞地放下听筒，这个骄傲的祖母大声宣布：“乔安妮比赛结束了，她二比一赢了！”

乔安妮问我们是否联系上了珍妮。很明显，在看到新闻后她立即给珍妮发了短信，但没收到回复。乔安妮还发短信给了迈克尔，另一个也在伦敦工作的表妹。迈克尔回了消息，称她在工作，一切很好。

我咬了一口面包，然后啜了一大口新泡的咖啡，品味着咖啡的浓香。随后，我将咖啡杯放在碟子上，继续享用面包。突然，我意识到我必须马上和珍妮通话，就将面包丢在盘子中，起身抓起电话，从联系人中翻出珍妮的电话拨了过去。在漫长的等待音之后，仍然无人应答。我又发了一条短信，催促她尽快回电话。我仍然没有恐慌，在我看来也没有恐慌的理由。我只是需要听到她的声音，以便我们可以安心享受这一天。

我们打开起居室的电视，继续关注着电力混乱的报道，以及对爆炸原因的推测。共有三处地铁发生了爆炸，其中一起位于埃奇韦尔路的环线和区域线。“我住在伦敦时，经常去那个地铁站。”我自言自语道。随着惨剧一幕幕地展开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。我认为珍妮是不会乘那条线上班的。“肯定是电气故障。”父亲插话道。

我找到珍妮的工作号码，将电话打到她的办公室。她还没有到，但她的同事向我保证，只要她一踏进办公室，就马上让她给我回电话。我问接电话的人是否还有其他人没有到。“没有，只有珍妮。”对方回答道，然后简单解释了几句，称伦敦城现在陷入了一片混乱，肯定会有很多人迟到的。我又打电话给格雷格。格雷格之前也给珍妮的办公室打了电话，又给她手机发了短信。我们聊了几句就挂了，以免错过珍妮的电话。

电视里传来响彻伦敦上空的警报声，让本来就已经狂乱的气氛更加紧张，甚至让这个远在安格尔西岛的家庭也受到了感染。众人匆忙收拾了早餐。一时间，餐具有节奏的叮当声，橱柜柜门和抽屉的开关声，与电视里刺耳的噪声混杂在一起。几分钟后，众人收拾完毕，又坐回电视机前。警方已经在现场拉起蓝白相间的警戒带，以隔离现场。母亲坐在我身旁，她询问众人是否还需要咖啡。

通勤旅客从地铁站走了出来，脸上写满了疑惑。记者迅速围拢了上去，

不断向他们发问，希望能挖到新闻和内幕。我聚精会神地听着，虽然屏幕上发生的事情远在数百英里之外，但却与这里密切相关。人群看起来非常混乱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；有些人正在谈论巨响、烟雾和黑暗；有些人正照顾着轻伤员疏散。有位乘客称他听到了一声巨响，然后描述了列车是如何突然停下。在埃奇韦尔路地铁站，另一名乘客正向记者描述他所见到的残骸中的尸体。天哪！

姨妈手拿一块抹布，站在走廊里看了一会儿。“太恐怖了！你们说呢？”她更像是在自言自语，而不是询问我们。

母亲又问我们要不要咖啡，我请她帮我拿一杯过来。她便随姨妈一起去了厨房。对她而言，手上有事情做比喝咖啡更重要。

房间里只剩下我、父亲还有姨父。我们紧盯着电视，一言不发。父亲跷着腿躺在摇椅里，报纸摊在膝上；姨父用手拄着膝盖，身体向前微倾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；我则坐在沙发上。温和的阳光从两侧的落地窗照进屋子，让我们感觉暖洋洋的。虽然电视中的声音和图像依然紧张和惊恐，但我们表现得很平静。电视里铺天盖地报道着另外一起巴士爆炸事件。“应该不是电气故障。”父亲说道。

我们都惊呆了，迫切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和细节。姨父喊出声来：“又一起爆炸！”听到这个消息，母亲和姨妈赶紧回到起居室坐下，和我们一样惊愕万分。还会有更多的爆炸吗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平息？我们五人满是惶恐地盯着屏幕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没人发出任何响动。

我的手机响了。我从沙发上一把抓起放到耳边，起身到隔壁房间，以躲开电视的干扰。是珍妮的老公詹姆斯打来的。他可能刚才正在实验室里做辐射实验，所以关了电话，又或者他现在才看到信息。我告诉我所听到的新闻。詹姆斯称他在看过新闻报道后会回拨给我。我将情况告诉起居室的其他人，大家和我一样无助和恐慌。

我继续关注起电视中如潮水般涌出的信息。珍妮还没有到公司上班，也没有任何信息，这我不禁担心起来。但这似乎又说不通，她没有理



由会出现在任何一个爆炸现场附近。那么她能去哪里？为什么我们还没接到她的电话？我的眼睛盯着屏幕，脑子里却开始胡思乱想起来，珍妮，快点打电话来吧！可能是网络堵塞了，肯定每个人都在打电话；她一定会尽快打电话来的；或许她是步行上班的，所以还没到办公室；她在等车的时候从来不会闲逛的，如果真有事，她肯定会在从地铁站逃出来的大批人群中的。我看着手机，祈祷着那个熟悉的铃声响起。随后，我又发了一条短信：“希望你没事，速回电话，妈妈。”

电视里正在播放地铁的示意图和计算机演示图，彩色小点表示列车的运行。电视报道正进行更多的推测和重播，以便于让那些刚打开电视的观众掌握最新情况。毫无疑问，人们怀疑这些袭击是针对即将在苏格兰举办的 G8 峰会的，多国政要将会出席这场涉及和平会谈、贫穷和国际问题的会议。伦敦警察厅报告称，这是一起由多起爆炸组成的重大事件，但具体爆炸数目未知。我时不时地查看手机，但它一直静静地躺在我身边的沙发上。

所有人都一言不发，焦急地等待着事件的进展，感觉如同徘徊在地狱边缘一般。透过侧窗，我看见姨妈正隔着花园边缘的石墙和邻居攀谈。她们打着手势，时不时地转头看向我这边，不难推断她们的谈话内容。姨父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烦躁地咒骂着播音员的废话连篇，然后走到花园中。他先转了一圈，向姨妈交代了几句，接着消失在屋子的另一侧。

爆炸到底是六起还是八起，电视报道中仍无定论。官方消息称他们对爆炸起因“仍不得而知”。报道还称，巴士爆炸事件发生在英国医学会外的塔维斯托克广场。

母亲端着几杯咖啡回到起居室，姨妈跟在后面将几个小桌子推了进来。通过聊天和推理，大家对珍妮的行踪非常放心，电视报道所引发的紧张气氛也大大缓解。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伦敦爆炸事件上，驾车去克里基厄斯，漫步海滩并享受冰激凌的计划暂时被我们抛在脑后。突然，我从沙发上滑了下来，并且跪倒在电视机前。我听到身后有人说，中午